

司下坡的老槐树

余龙生

前不久路过老街司下坡时，也不知为什么，竟远远地驻足凝望坡头上的那棵老槐树，还近前摸摸它粗壮挺拔的躯干，仰首看看它蓬勃茂密的树冠，随后又用手机将它拍了下来。

如此这般，有种老友久别重逢的亲切感！

司下坡，安庆老城的一条南北向、不太长、地形由南向北坡势渐高的老街。老槐树就耸立在司下坡北段，靠近龙门小区的临街处坡头上。记得小的时候往西门，来来回回经过那里，就已见到它了，只不过那时树的个头没现在这么高，树冠也没现在这么大，更不像现在这样苍劲繁茂。

少时的记忆，有些会渐渐消逝，有些仍历历在目。而少时的我对老街老槐树的这些记忆则终身难忘。

春季的老槐树绿漫枝头，微风婆娑，尤其花期，满树的白色槐花散发出怡人的清香；盛夏则浓荫蔽日，树下不乏避暑、歇息的过客；秋风起时，树叶渐凋，隆冬落叶裸枝条。这是自然界无以改变的定律。落叶乔木的生命过程，入秋越冬的老槐树亦然。但槐树落叶后裸露的枝条疏朗向上，自然成形，有画意，很美。或许，这就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喜欢的，怎么都好看。

垂暮之年，居静为常。所以近些年很少漫步司下坡，即便偶尔路过也是来去匆匆，不会打量到老槐树。这次有意无意地走近它，少时的记忆瞬间泛起。看着它如今苍劲繁茂的高大身躯，远非当年的模样，骤然兴奋，若有所思。从十多岁见到它至今，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心中不免感叹光阴荏苒、世事沧桑。

拍图的当天，将随拍的槐树图片微发与好友分享。有朋友说他小时候就见有此树，印象很深，认为树龄至今已近百年了。我赞同他的看法，但这只是猜测，没有求证。

猜测不等于事实。又去老槐树跟前探寻，结果发现躯干上斜挂着一块松动了的保护标牌。上前细看，尽管字迹已经模糊不清，但还是能看得出上面写着树名：刺槐；树龄：120年；市级二级保护古树；挂牌时间为2011年11月。也就是说，老槐树至今已活到130岁了。见到这个标牌，我很兴奋，一下子弄清了老槐树的树种和它的确切年龄，知它比朋友与我猜测的还要老很多。

原来，被挂牌保护的树都是有来头的树，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
百余年的老槐树，独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除了绿化管护之外，恐怕没多少人特别在意它的存在，也没多少人格外地呵护它，而它却依然枝叶繁茂，生机勃勃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个饱经沧桑而体魄健硕的世纪老人，与坡上不远处面朝司下坡的古谯楼相守相望，一起静静地送走岁月，默默地注视着老街、老城的变迁。

“人能如此么？”望着老槐树我不禁自问。

其实，百年之树在大自然里不算很老，也不少。可世上百年之人就不能不说老，不能不说少了。毕竟，人是抗不过自然法则的。

原以为刺槐就是槐树，槐树也就是刺槐。可园林专家特意告诉我：刺槐与槐树是两个不同的树种，一个引自境外，一个是中国特产，都是槐树的一种，都可以称槐树，它们的习性、功用与文化意义也是有相似又各异的，所以不能搞混了。经查网上资料，果然如老友所言：刺槐，又名洋槐，原产于北美洲，现被广泛引种到亚洲、欧洲等地，18世末引入中国；产自中国的槐，通常称作槐树，又名国槐、细叶槐、护房树等。史上相传的周代以“三槐喻三公”的三槐，以及《天仙配》故事里的“大媒人”槐荫树，应该就是这种古老的国产槐树。

“刺槐花还有一个花语——隐居的美人。这主要是因为它非常好看，漂亮，带有清香的气味，但是却藏在茂密的绿叶之间，不像是一些花朵盛开枝条顶端，好像隐居起来的美人，不向世人炫耀她的容貌和身姿。刺槐花虽美，但是不明显不邀功，只是默默地开放，为人们送来美丽的风景。”这是录自资料上释义刺槐花的花语“隐居的美人”的一段原文。“隐居的美人”，喻之贴切，形之美妙，极具文学意味。这也正是我走近亲近老街老槐树的原因之一吧。

储皖峰与胡适

潜阳子



图为储皖峰

著名学者陈子善曾以《他们的一天》为题，看83年前的1930年3月2日同在上海的鲁迅、胡适、郁达夫、林语堂四位文坛大家各自在做什么，结果发现胡适先生的日记有如下记载：

“储皖峰先生来谈，他说，他集了我的话做一副对联：大胆地假设，小心地求证；少说点空话，多读点好书。此联甚好。他又最称许我集的《楚辞》联：吾方高驰而不顾，夫孰异道而相安？我集《楚辞》还有几副：孰不实而有获？独好修以为常。恐修名之不立，苟余情其信芳。”

胡适当时任中国公学校长，储皖峰是他聘任的大学部教授。陈子善先生认为，胡适日记所记储皖峰集联，高度浓缩了胡适治学的特色，胡适三副集《楚辞》之联则说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志趣。

储皖峰（1896—1942），字逸安，安庆潜山人。其父储完轩，曾参修民国《潜山县志》。储皖峰小时求学于第七区高等小学堂，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为该校高才生。他爱吟咏，涉江登庐山就创作出诗集《匡庐诗草》。1923年夏于师范学校毕业后赴京，就读于南方大学，又入北京大学为旁听生，问学于胡适、陈援庵、马叔平、吴又陵诸教授。1927年南大毕业，入清华大学研究院，专治文史，同时参加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，与陆侃如、谢国桢、姚名达等办立述学社，编印《国学月报》。1928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，继续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。1929年春，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他任大学部预科国文教授兼本科教授。1930年又兼任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教职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后，为避乱赴杭州，专任浙江大学讲席。是年10月，他与陈漱琴女士在庐江觉林结婚。1933年夏，应北平大学之聘，携眷北上讲学。1937年夏，在辅仁大学授课。他曾全力协助忠贞人士，积极参加抗战活动。

胡适与储皖峰是安徽同乡，亦师亦友。耿云志主编的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集，在第41册中收录有储皖峰写给胡适的书信7封。最早的一封是1930年7月24日写的，内容是讨论《红楼梦》一书的考证；最晚一

封写于1937年3月4日，储皖峰当时与罗根泽、陆侃如等准备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史研究会，函请胡适担任会长。其它几封信主要探讨学问，但也涉及个人生活、人事琐杂等。胡适年长储皖峰五岁，储皖峰自称“学生储皖峰”，对胡适却一直以“先生”相称，极尽尊敬与崇拜。

前不久，有学者发现1932年10月22日出版的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》第108期上，有储皖峰以“推仔”为笔名发表的短文：《琴画室漫录：（四）胡适慰病函》。这篇文章的出现，表明早在1929年的8月27日，胡适就给储皖峰写过信，即“慰病函”，全文如下：

我于民国十八年春天到上海滩上教书，暑假期间也在暑期学校里担任些功课，因为过于劳碌一点，加之食物不清洁，马上得到肠室弗司的病症，不得已住到吴淞海滨疗养院。胡先生除每星期一到校上课必来看我外，还不时的来信安慰我。兹录一函如下：

知世如梦无所求，无所求心普空寂。还似梦中随梦境，成就河沙梦功德。

荆公此诗，我最爱颂。知道人生如梦，故无所营求，也无所贪恋。但人生只有这一次做梦的机会，岂可轻易错过？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痛快快快的梦？□□（按：原文如此）病中试读此诗，先须受用前二行，可以安心养病，病也是梦中的一境，只能安心顺受。英文“病人”叫作Patient，译言“忍耐”。你能耐过这一境，方才能做下文更甜蜜愉快的梦。

适之。十八，八，廿七。二一，十，二十，录于浙大。

据学者金传胜考证，此信不很完整，且胡适各种文集、书信集与研究资料都未见收录或提及，应是一封佚简。但此信函中胡适援引王安石的七绝《梦》，与他同年5月13日在《人生有何意义（答某君书）》之二的《为人写扇子的话》里引用的王安石诗一致，都认为人生如梦幻泡影，故无所求，“但无所求不是无为”，要在无意义中寻得意义，努力创造有价值的人生。

储皖峰有文章散见《国学论丛》《文理》《国学季刊》《清华周刊》《辅仁学志》等刊物。著作70余种，有《莲社考》《五七言诗溯源》《建安文学年表》《白居易年谱》《沈约年谱》《杜牧年谱》《水经注十录》《唐诗概论》《校改国家研读法》《校刊文镜秘府论》《校刊洛阳伽蓝记》《校补顾太清天游阁集》《水经注选萃》《陶渊明述酒诗补注》《中国文学选读书目》等。1933年以后所编著《中国文学史》上下两卷及《汉魏六朝诗选注》《唐宋诗选注》，还写有关于甲骨文和其它方面的学术论文。诗集有《艺林传诵》《淞华》《皖峰诗选》。与妻子陈漱琴还合著过《诗经情诗今译》一书。

1941年秋，储皖峰不幸患上风湿症、骨关节炎，1942年2月6日卒于北京东交民巷德国医院。英年早逝，师友神伤——1947年2月6日，清华研究院的《经世日报》在他逝世5周年时，出版了一期《储皖峰教授纪念专刊》，发表了胡适、侯堦、游国恩等师友的悼念文章。胡适评价他是：“终身勤苦做学问，终身勤苦教人做学问的一个很可爱敬的学人和忠贞人士”。